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

新安後學　吳可善　校正

南遊會紀

萬曆癸酉冏卿漸菴李子五臺陸子緘詞具舟迎先生爲南滁之會先生乃以穐杪發錢塘達京口適冢宰元洲張子北上泊舟江壖過訪舟中云嘉靖丁亥陽明先師赴兩廣至省拜請與聞良知之訓敎人立必爲聖人之志親師取善

讀書講學以輔成之何等明快切實先生因以從祀之議屬之贊成張子曰此事出於天下公論當贊決題覆且云留都行時有一卿長以兩事見教一止奔競一抑偽學予謂奔競本須抑只如不肖散部遠臣　聖朝一時誤用豈奔競所能及若偽學是何等名號宋事可鑒但當虛心以賢不肖定人品若欲以是槩之是欲抑而反揚非所以自愛也翼日走全椒訪南玄戚子之廬諸友數十人迎會於南譙書院先生舉戚

好好　好

予嘗有一念超三界之說一念不涉塵勞即超欲界一念不滯法象即超色界一念不住玄解即超無色界與大衆相別多年所作何務念念與塵勞作伴侶欲界且不能超況色界與無色界乎衆中聞之惕然

兩峰孟子問大用之要先生曰此事全是無中生有一毫渣滓之物用不着譬之蜣螂轉丸丸中空處一點虛白乃是蜣螂精神會聚所成但假糞丸爲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蜣螂化去心死

神氣所謂脫胎也此是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心法也養生家不達機竅只去後天渣滓上造化可爲愚矣

或問先生曰佛老之學有體而無用申韓之學有用而無體聖人之學體用兼全何如先生曰此說似是而非佛老自有佛老之體用申韓自有申韓之體用聖人自有聖人之體用天下未有無用之體無體之用故曰體用一原

或問白沙教人靜中養出端倪何如先生曰端

即善端之端倪即天倪之倪人人所自有然非靜養則不可見宇泰定而天光發此端倪即所謂欛柄方可循守不然未免茫蕩無歸不如直指良知眞頭面尤見端的無動無靜無時不得其養一點靈明照徹上下不致使人認光景意象作活計也

或問行不著習不察舊說著是知其所當然察是識其所以然何如先生曰此後世之學專在知識上求了著是中庸形著之著察是中庸察

相師好好 好好

乎天地之察乃身心真實受用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即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若只在知識尋求於身心有何交涉

友人述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冕一章之義請問先生曰一部論語為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向他說若為明眼人說即成剩語非立教之旨矣

先生曰千聖同堂而坐其議論作為必不能盡

妙妙

同若其立命安身之處則有不容毫髮差者

或曰人議陽明之學亦從葱嶺借路過來是否

先生曰非也非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昔香嚴童子問溈山西來意溈山曰我說是我的不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竹證悟始禮謝禪師當時若與說破豈有今日故曰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今日良知之說人孰不聞却須自悟始爲自得自得者得自本心非得之

言也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印證而已若從言句承領門外之寶終非自己家珍人心本來虛寂原是入聖真路頭虛寂之旨羲黃姬孔相傳之學脉儒得之以為儒禪得之以為禪固非有所借而慕亦非有所托而逃也

又說三教一樣

五臺陸子問二氏之學先生曰二氏之學與吾儒異然與吾儒並傳而不廢蓋亦有道在焉均是心也佛氏從父母交媾時提出故曰父母未生前曰一絲不掛而其事曰明心見性道家從

出胎時提出故曰囫地一聲泰山失足一靈真
性旣立而胎息已忘而其事曰修心煉性吾儒
却從孩提時提出故曰孩提知愛知敬不學不
慮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其事曰存心養
性夫以未生時看心是佛氏頓超還虛之學以
出胎時看心是道家煉精氣神以求還虛之學
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良知之凝聚為精流
行為氣妙用為神無三可住良知即虛無一可
還此所以為聖人之學若以未生時兼不得出

胎以出胎時兼不得孩提孩提舉其全天地萬物經綸參贊舉而措之而二氏之所指出者未嘗不兼焉皆未免於臆說或強合而同或排斥而異皆非論於三教也又說三教一樣

或問先天後天之旨先生曰先天之學天機也邵子得先天而後立象數而後世以象數為先天之學者非也莊子曰於庖丁得養生焉夫目無全牛非脉理衆解之謂也故曰官知止而神欲行大約謂知天機者免在物先猶言見天地

萬物變化生死之關鍵在吾目中猶庖丁見牛脉理之明也故曰邵子竊弄造化一陰一陽之謂道冲漠無朕之初也繼之者善先天流行之氣也成之者性則人物受之以生後天保合居方之質也然雖各一其性而所謂道與善者未嘗不具于其中非後天之外別有先天也道即陰陽冲和之本體繼善則其生生不息之真機聖人說造化只從人身取證故曰近取諸身非空說造化也孟子性善之論蓋本諸此人能知

性善而完復於道則聖可幾矣顧中人以識耶之衆生以欲渾之以識耶之則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以欲渾之則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陸子舉佛經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生四大分離而死請問先生曰不待生死界頭始知即見在一念便可證耶世人妄認四大爲身故有生死相一念偏塞便是地來礙一念流浪便是水來浸一念躁妄便是火來焚一念掉舉便是風

來飄若一念明定不震不驚當下超脫不爲四大所拘骨本無離合寧有死生之期方不負大丈夫爲此一大事出世一番也。

或問老氏三寶之說先生曰此原是吾儒大易之旨但稱名不同耳慈者仁也與物同體也儉者嗇也凝聚保合也不敢爲天下先者謙冲禮卑也慈是元之亨儉是利貞之性情無爲之先是用九之無首故曰老子得易之體。

洞山尹子舉陽明夫子語莊渠心嘗動之說有

諸先生曰然莊渠爲嶺南學憲時過贛先師問
子才如何是本心莊渠云心是常靜的先師曰
我道心是常動的莊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與
荊川請教於莊渠莊渠首舉前語悔當時不及
再問因究其說予曰是雖有矯而然其實心體
亦原是如此天常運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動
即活動之義非以時言也因請問心常靜之說
莊渠曰聖學全在主靜前念已往後念未生見
念空寂既不執持亦不茫昧靜中光景也又曰

學有天根有天機天根所以立本天機所以研慮予因請問天根與邵子同否莊渠曰亦是此意予謂邵子以一陽初動爲天根天根即天機也天根天機不可並舉而言若如此分疏亦是靜存動察之遺意悟得時謂心是常靜亦可謂心是常動亦可謂之天根亦可謂之天機亦可心無動靜動靜所遇之時也

或問所論致知格物之義尚信未及先生曰姑諸巳方謂之信予試驗看日逐應感視聽喜怒

那些不是良知覺照所在良知即天良知即帝顧天之命者顧此也順帝之則者順此也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得此欛柄入手方能獨往獨來自作主宰不隨人悲笑方是大豪傑作用也

謝子問未發之旨先生曰此是千聖秘密藏不以時言在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不與已發相對微是心之本體聖人不能使之著天地亦不能使之著所謂無聲無臭是也若曰微者著即潛聲臭非天載之神矣吾人之學須時時從此緝

閑。保任。方是端本澄源之學。勃然沛然。自不容已。若只從意識見解領會。轉眼還迷。非一得永得也。

李子問顏子屢空之義。先生曰。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故能備萬物之用。聖人常空。顏子知得減擔法。故庶乎屢空。子貢子張諸人。便是增了。

顏子在陋巷。終日如愚。說者謂與禹稷同道。吾人欲學顏子。須盡舍舊見。將從前種種鬧嚷伎

倆。盡情抛捨學他如愚默默在心地上盤桓始有用力處故曰為道日損若只在知識聞見上拈弄。便非善學問曰然則廢學與聞見方可以入聖乎。先生曰何可廢也須有箇主腦古今事變無窮得了主腦隨處是學。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德畜德便是致良知舜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是他心地光明圓融洞徹觸處無礙。所以謂之大知不是靠聞見幫補些子此千聖學脈也。

華陽明倫堂會語

句曲邑令丁子禮原請於陽山宋子迎先生至集諸生百數十人大會於明倫堂宋子目諸生曰此經師易求心師難今日之會亦非偶然學而後有問諸生不能問知未嘗學也因相繼以請紀其答問如左云

先生曰五教之敷肇於虞廷人生在世上下則爲君臣父子左右則爲長幼朋友內外則爲夫婦未嘗一日不與人交接不能逃諸虛空在父

子則有親在君臣則有義在夫婦長幼朋友則有序別信是爲五品人倫天下之達道不可須臾離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上以此爲教下以此爲學而無有外物之遷多岐之惑所以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自平也教弛學絕民不興行雖以明倫名堂學者遷於外物惑於多岐惟務於記誦詞章之習以梯進取媒利祿名與實相悖而馳漫然以爲學止此矣而不復知有明倫之事心性之旨間有以心性之說招

之來歸者閧然指爲異學將落吾事若是而求風俗之美追隆三代不可得也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父兄愛敬由於所性之固有聞吾明倫之說將有憬然而悔翻然而悟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者矣

諸生請問知行合一之旨先生曰天下只有箇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功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巳是見了卽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巳是聞了卽是行要之只此一箇知巳自盡了

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陽明先師因後儒分知行爲兩事不得已說箇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証知之真切篤實卽是行行之明覺真察卽是知知行兩字皆指工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爲立說以強人之信也

或問不學不慮之知只可在孩提赤子時說成

人以後有許多紛紜酬酢合幹的事如何能得不學不慮先生曰此正是入聖脉路學是學甚麼慮是慮甚麼學者復得他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得他不慮之體而已故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直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是不失此赤子之初心而已譬之種樹雖至於參天合抱亦只是不失他見初些子萌蘖之生非能有加於毫末也。

或問孔子答季路知生知死之說先生曰此已

一句道盡吾人從生至死只有此一點靈明本心爲之主宰知生卽知死一點靈明與太虛同體萬劫常存本未嘗有生本未嘗有死也

或問進德居業先儒分心與事作兩項解如何先生曰只是一事此一段文言便是一部大學宗要君子乾乾不息於誠天德也乾乾只是箇忠信之心忠信所以達天德也德不可以懸空去進必有業次以爲之居吾人終身功夫只是言行言是行之尤顯者當下可見修省言辭所

以立己之誠意正是進德之業次如要進塲即文字便是進塲之業次非有二也此是正心誠意之事然誠與不誠只在一念良知上辨別知至是良知至之即是致良知從一念入微處用力故曰可與幾也良知貫徹始終之是致知功夫不息義是幾之安處功夫不息則時時不息其幾故曰可以存義也在上居下不驕不憂是與天地國家相感應乾乾時惕之學也

宋子命坐中諸生誦牛山之木一章誦畢請曰

夜氣之義何如先生曰此此是爲喪其良心者提出箇生機與人看息是入聖路頭如牛山萌蘖之生也平旦虛明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便是是非本心養者養此虛明之體不爲旦晝所梏亡也所養之得失係於所操之存亡操存正是養心之法操是操練操習之操非把持執定之謂人心虛明湛然其體原是活潑豈容執得定惟隨時練習變動周流或順或逆或縱或橫隨其所爲還他活潑之體不爲諸境所碍斯謂之存

若不知練習牿於旦晝之所爲斯謂之亡譬之操舟中流自在原是舟之活體善操者得此柁柄入手游移前却隨波上下順逆縱横自無所礙若執定柁柄不能前却舟便不活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指活潑之體神用無方以示操心之的非以入爲存出爲亡也

或問志伊學顔之義先生曰士之處世所重全在立志遇與不遇非所論也伊尹只是箇莘野耕叟便以天下爲已任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

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一般何異狂語益其萬物一體之心原切於膚不容自已使其終身不遇亦是窮困的阿衡其聘而得遇亦只是箇榮達的耕叟非有加損也吾人若無此志到底只成自了漢謂之小家當非大人之學也既有此志必須學以克之顏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相對貳與一相對顏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

辭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
先生曰天之生才中人爲多上智下愚間可數
也方諸易道上智爲吉下愚爲凶中人爲悔吝
上智下愚不可移中人者悔吝之機可以趨吉
可以向凶古人立教皆爲中人而設吾人今日
之學若欲讀盡天下之書格盡天下之物而後
可以入道則誠有所不能苟只求諸一念之微
向裏尋究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吉凶趨避可以
立決人人可學而至但患無其志耳先師云下

愚不移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不肯移只是無志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況中才之士乎

新安斗山書院會語

新安舊有六邑大會每歲春秋以一邑為主五邑同志士友從而就之乙亥秋先生由華陽達新安郡守全吾蕭子出迎曰先生高年得無輿馬之勞乎郡中士友相望久矣乃灑掃斗山書院聚同志大會於法堂凡十日而解蕭子曰古

云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師去此數年今始辱臨豈徒十月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孽之暢茂條達不可得也

蕭子首舉大學請問以為大學一書所重只在好惡兩字先生曰然好惡只在致良知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謂良知也毋自欺者不欺此良知而已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求以自慊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不使有所忿懥有所好樂心之正也無作則無僻矣身之修也好惡公於家好

而知惡惡而知美家之齊也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不至拂民之性國治而天下平也或問只致良知可得平天下否先生曰此本易見世人但玩而不自覺耳所惡於上謂之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所惡於下謂之良知毋以事上即是致知前後左右皆然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此之謂絜矩之道矩即所謂良知也

或問操存之義先生曰心之得養與否係於所操之存亡操心正是養之之法操非執定之謂

乃操練之操也人心湛然虛明其體原是活潑
如何執得定惟在隨時操練復還活潑之體不
爲日晝所梏斯謂之存反是則謂之亡昨在華
陽與諸生論及曾以操兵爲喻今復請以操兵
爲喻動於九天之上藏於九地之下微乎微乎
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
命此操兵之法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活
潑之體神變無方以示操心之的故曰惟心之
謂與非以操爲入舍爲出也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若執定則爲典要不可以適變矣

或問致虛之義先生曰心爲神之所居正以有那虛竅子譬如雞卵中必有一點虛處乃其生化之機不虛則不能生矣致虛雖是養生家修命之術聖學亦不外此所謂密機也

或問易之爲義宋儒解爲隨時變易以從道何如先生曰此只道得一半日月爲易一剛一柔日秉陽精而明於晝月秉陰精而明於夜日月有精明之體而後有隨時變易之用希微玄虛

不可以形求故曰易無體所謂先天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剛柔所以立本也通變所以趨時也易即是道謂之曰從猶二之也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良知也

蕭子問夫子與點之意先生曰天下事不喫人執定做得必須淡然超然若一毫無意於天下之事者方能了得深山之實得於無心赤水之珠索於罔象故運甕者在甕外以無用爲用也三子皆欲得國而治未免執定做去曾點却似

箇沒要緊的人。當三子言志時。且去鼓瑟。眼若無人。及至夫子問他。却舍瑟而對。說出一番無意味話。時值暮春。春服始成。三三兩兩。浴沂雩詠。其日用之常。一毫無所顧忌。狂態宛然若是。伊川見之。必在所擯斥。夫子反喟然嘆而與之。何異說夢。觀其應用之迹。未嘗有意爲三子。而三子規模隱然具於其中。且將超於政教禮樂之外。春服熙熙。卽唐虞雍衣之治。童冠追隨。卽百僚師讓之化。舞雩風詠。卽明良賡歌之氣象

易地皆然此千古經綸手段所謂以無用爲用也孟軻氏云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此其願學之志也自聖學亡此意不傳漢唐宋許多豪傑只了當得三子之所欲爲尚未彀手明道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庶幾近之當時君臣方且秉執周禮毅然欲有所爲雖知其賢而不能用且天靳其年不及需於大行所謂世與道交喪也

或問生死輪迴有無之說先生曰此是神怪之

事夫子所不語力與亂分明是有怪與神豈得謂無但君子道其常此等事恐惑人故不以語耳大衆中尤非所宜問亦非所當答諸友請叩不已先生曰人之有生死輪廻念與識爲之祟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之用或之善或之惡往來不常便是輪廻種子識有分別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是見在 實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夫念根於

擬衾問曰良知渾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以是非爲知矣其本奚先生曰然哉是非亦是分別相良知本無知不起分別之意方是真是真非譬之明鏡之鑑物鏡體本虛物之妍媸鑒而不納過而不留乃其所照之影以照爲明奚啻千里孟氏云是非之心知之端也端即是發用之機其云性善乃其渾然真體本無分別見此方謂之見性此師門宗旨也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

儱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亦自得而已。先生笑曰：如此狂言，從何處得來？儒者之學，崇效天，卑法地，中師聖人，已是世界豪傑作用。今三者都不做他，從何處安身立命？自得之學，居安則動不危，資深則機不露，左右逢源，則應不窮，超乎天地之外，立於千聖之表，此是出世間大豪傑作用。如此方是享用大世界，方不落小家相，子可謂見其大矣。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天，積氣耳；地，積形耳；千

聖邇影耳。氣有時而散，形有時而消，影有時而滅，皆若未究其義乎。所信者此心一念之靈明耳。一念靈明，從混沌立根基，專而直，翕而闢，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是謂大生廣生，生生而未嘗息也。乾坤動靜，神智往來，天地有盡而我無盡，聖人有爲而我無爲，冥權密運，不尸其功，混迹埋光，有而若無，與民同其吉凶，與世同其好惡，若無以異於人者，我尚不知我何有於天地，何有於聖人，外示塵勞，心遊邃古，一以爲

龍一以爲訛此世出世法也非子之狂言無以發子之狂見只此已成大漏泄若言之不已更滋衆人之疑默成之可也鄧子復叩曰鹿洲陽和二子曾見此意否曾得破除世界否先生曰鹿洲溫而栗陽和毅而暢鹿洲如金玉陽和如高山大川但得循守隨身規矩以天地爲法以聖人爲師時時不忘此念便是世間豪傑作用久久行持水到渠成自當有破除處不須遠說質明復相與爲蘭亭之遊尋永和流觴故事瞻

拜陽明夫子墓所以慰生平願慕之懷鄧子復
請先生曰孔門惟顏子爲好學止曰不遷怒不
貳過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顏子之學只在理
會性情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心常止怒即
旋釋故能不遷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即旋改故
能不貳猶無過也先師謂有未發之中始能若
後儒訓解閔憲以下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鄧
子憮然曰如此方見古人之學所以孔門注意
如此之深以爲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次日

解維而別先生貽之書曰連日面承教議如靜中所得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尚從見上轉換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此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言語威儀所以凝道容窺吾兒感應行持尚涉做作有疏漏若是見性之人真性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剩欠自無安排方為自信也

白雲山房問答

白溪王子偕諸友餞先生於白雲山房。先生曰。予念諸友相與之情。不欲虛辱古人於旅也。語況同志之會。可徒飲食相徵逐而已乎。古人立教。憤而後啟。悱而後發。迎其機也。機未動而語之。謂之強聒。君子五教。答問居一焉。辟如醫之治病。必須病者先述病原。知其標本所在。藥始中病。不爲徒發。望氣切脈。終不若自言之真也。衆中因請問曰。嘗聞之爲學只在理會性情。請問理會性情之方。先生曰。此切問也。人生在世

雖萬變不齊所以應之不出喜怒哀樂四者人之喜怒哀樂如天之四時溫涼寒熱無有停機樂是心之本體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失之則哀得之則樂和者樂之所由生也古人謂哀亦是和不傷生不滅性便是哀情之中節也諸友復請曰程門上蔡十年去得一矜字明道歎其善學今覺性情不得中和只是傲傲生於客氣傲矜之別名也敢問去傲之方先生曰此尤切問也傲因德纔傲意氣便驕聲色便厲自處便高

視人便下惟恐一毫喫虧受侮冊朱與象之不肖只是傲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爲謙謙德之柄也處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惟知自反盡分先意順承忠信孝友未嘗有一毫憤戾之態謙之六爻無凶德內止而外順也客氣與主氣相對譬如今日諸君作主百凡自爲貶損酒清雖渴而不敢飲餚豐雖饑而不敢食處於下位而不以爲屈終日百拜而不以爲勞盡爲主之道也若是爲客未免易生彼我較計之心氣便

易盈志便易肆便有許多責辨人處若常能爲主而不爲客志氣自然和平視人猶己計較無從而生不期謙而自謙矣諸友復請曰吾人見事舉業得失營營未免爲累不能專志於學將奈何先生曰是非舉業能累人人自累於舉業耳舉業德業原非兩事意之所用爲物物卽事也舉業之事不過讀書作文於讀書也口誦心惟究取言外之旨而不以記誦爲尚於作文也修辭達意直書胸中之見而不以靡麗爲工隨

所事以精所學未嘗有一毫得失介乎其中所謂格物也其於舉業不惟無妨且爲有助不惟有助即舉業爲德業不離日用而證聖功合一之道也讀書譬如食味得其精華而汰其滓穢始能養生若積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譬如傳信書其實履而略其游談始能稽遠若浮而不切謂之綺語所謂無益而反害也君子不貴也諸友復請曰吾人處世未免身家之累患前慮後有許多未了勾當未免累心奈何先生笑曰

此亦切問也何不以不了了之若知了心之法隨身有無隨家豐儉安分量力以見在日履隨緣順應有餘還有餘不足還不足一毫不起非望之想分外之求能了心則身家之事一時俱了若不能於了處了只在身家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日尚有昃月尚有虧造物且然吾人苦苦要求滿足亦見其惑矣夫理會性情是保攝元氣之道消客氣是祛邪之術習舉業是應

非語
口

緣之法隨分了心是息機養靜之方皆助道法門也區區賴師友之訓志存尚友頗知在性情上用功夫竊見未發之旨心氣稍稍和平與人相接惟見人好處未嘗見人短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見人之不善若已浼之惟恐其陷於小人凡人以非禮相加只知自反常見已過不敢以勝心浮氣加於人雖惡人以暴橫相臨亦惟自反必有所致之由不敢作惡於人凡見在料理身家種種缺陷皆作意安

常覺平滿無有不足消息盈虛時乃天道點竅造化貞勝之機惟在虛以待之而已諸君皆一日千里之足區區非身為教但欲借此為諸君助鞭影耳諸友復請曰越中豪傑如林我輩此會有指而非之者有忌而阻之者又有觀望以為從違者若之何而可乎衆人之情不負先生之教也先生曰非者忌者緣彼未曾在身心上理會言雖過情不足深咎善學者聞之莫非動忍增益之助以舜之玄德舉陶陳謨尚擬以册

朱戒以漫游傲覆君命項羣然者舜皆樂取而無違此同人大智也若觀望以為從違卻更有說此皆豪傑之輩有志於此者但恐因依不得其人路頭差錯為終身之累耳言念諸君平時雖不能無差謬然皆可改之過五倫根本皆未有傷譬之昨夢只今但求一醒種種夢事皆非我有諸君不必復追往事只今立起必為聖人之志從一念靈明日著日察養成中和之體種種客氣日就消滅不為所動種種身家之事隨

緣遺釋不爲所累時時親近有道誦詩讀書尚友千古此便是大覺根基或平時動氣求勝只令謙下得來或平時徇情貪欲只令廉靜得來或平時多言躁競只令沉默得來或平時怠惰縱逸只令勤勵得來寢微寢昌寢幽寢著省緣息累循習久久脫凡近以遊高明日臻昭曠不惟非者忌者漸次相恊其觀望以爲進退者知其有益自將翕然聞風而來無復疑畏是長養一方善根諸君錫類之助也若夫徒發意興不

能持有不可奪之志。新功未加。舊習仍在。徒欲以虛聲號召。求知於人。不惟非者忌者無所考德。一切觀望者不知所勸。亦生退心。譬諸夢入清都。自身却未離溷厠。斬截一方善根。在諸君亦不能辭其責也。白溪謂諸友曰。吾輩聞此警切之教。不覺動心。發明主氣客氣。尤爲聞所未聞。古云處貧難。處富易。僕藉遺貲。似覺稍易。諸友不可不加勉也。先生聞而喜曰。白溪肯發此念。尤爲難得。雖然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富貴福

澤。不過厚吾之生。貧賤憂戚。方能玉汝於成。大抵逆境常存戒心。順境易至失脚。在諸友固當勉。在白溪尤不可自忽也。

書太平九龍會籍

予赴會水西。太平杜子質偕同志二十餘輩詣會所請曰。質昔聞先生之教。歸而約諸鄉立會於九龍。始而至會者。惟舉業子也。既而聞人皆可以學聖。合農工商賈皆來與會。茲幸先生至敢請下教。以堅其約。乃携貢子玄略周子順之

吳子崇本王子汝舟從藍山歷寶峰以達九龍會者長少餘三百人鄉中父老亦彬彬來集以一見爲快學究及廢僧先期俱有夢兆以爲之徵會三日將出山杜子請一言以示勸戒予惟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士以誦書博習農以力穡務本工以利益器用商以貿遷有無人人各安其分即業以成學不遷業以廢學而道在其中程子有云吾於父子兄弟長幼朋友之間多少不盡分處知不盡分而後能安分知安分而

後能無過分之玼。古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日之會諸友習染已久豈敢便謂人人發有必爲聖人之志但人生世間却須了結此身尋箇做人道路連日與諸友所論說無非提醒良知保護性命之事不起於意不動於欲不作蓋藏一念靈明便是入聖真種子便是做人真面目時時保守此一念便是緝熙真脈路無待於外求也

興浦菴會語

陽和張子訪蓮池沈子于興浦山房因置榻圜中共修靜業沈子蓋儒而逃禪者也適世友王子泗源訪于山中乃相與拉張子大華放剡曲之舟夜抵浦下與陽和相慰勞和關蓮池出迓坐丈室錢子正峰亦在坐中泗源與蓮池舉禪家察與觀之旨相辨證蓮池謂須察念頭起處泗源謂察念不離乎意如滌穢器須用清水若以穢水洗之終不能淨佛以見性爲宗性與意根有辨若但察念只在意根作活計所謂泥裏

洗土塊也須用觀行如曹溪常以智慧觀照自
性乃究竟法若專於察念止可初學覓路非本
原實用處也蓮池謂察即觀也察念始不落空
不然當成枯寂泗源謂無觀始不免落無記空
若覺觀常明豈得枯寂惟向意根察識正墮虛
妄生滅境界不可不慎也辨久不決陽和請爲
折衷予謂二子所見本不相戾但各從重處舉
揚所以有落空之疑譬之明鏡照物鏡體本明
而黑白自辨此即觀以該察也因黑白之辨而

本體之明不虧此卽察以證觀也但泗源一向看得觀法重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乃形容觀法氣象故曰觀天之神道聖人以神道設教卽是以此觀出教化也西方奢摩陁三觀乃觀中頓法二十五輪乃觀中漸法若無觀行智慧終不廣大只成弄精魂然蓮池所舉察念之說亦不可忽不察則觀無從入皆良工苦心也以吾儒之學例之察卽誠意觀卽正心所謂正者只在意根上體當無有一毫

固必之私非有二也

大學首章解義

大學一書乃孔門傳述古聖教人為學一大規矩若夫法外之巧則存乎心悟先師所謂致知焉盡矣大人之學對小人而言也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若夫隔形骸而分爾汝者小人矣大人為學之道在于明明德明德者心之虛靈根于天性明之所以立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欲明明德在于親民親民者性之同然虛靈

之貫徹親之所以達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明德以親民其機在于止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天命之性粹然無欲其虛而靈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所謂體用一原天然自有之中是乃明德親民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加損于其間也止至善者止諸此而已矣必有擬議加損于其間則是私心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是義也先師已言之詳矣即本體以爲功夫聖人之學也悟得時只止至善一句已是道盡恐人信不及故

復說知止一段以示學者用功之要知非知識之謂見性以入悟真知也心之本體原是至善而無欲無欲則止有欲則遷止與遷對定與亂對靜與動對安與危對知止而不遷則志有定向故能不亂而定定故能不動而靜靜故能不危而安蓋知止所以入定常定曰靜安則靜之極也人心原能通達萬變經綸酬酢與國家天下相爲應感所謂慮也有欲始窒而不通知止以至于安則有以復其無欲之體故無所不通

而能慮易云介于石不終日一致而百慮也慮而後能得得者得至善而止之也以言乎體謂之明德以言乎用謂之親民昌天下之道如此而已矣此用工夫以復其本體賢人之學也悟得時知止二字亦已是道盡又恐人信不及故復說下面先後次第以示學者用功之序明德親民一物也而有本末之序知止能得一事也而有終始之因本末以木之根梢言終始以樂之首尾言知所先後云者本立而末自治也始

作而終自成也近道云者與道猶有一未至于能得也此是用却困勉工夫以求復其本體學者之事也本體工夫淺深難易若有聖人賢人學者之不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下一段正是詳言先後功夫之條件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是最初一大志願合下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己任不如此便流于私心小智而爲小人矣夫道有本而學有序欲明明德于天下須先治其國欲明明德于國須先齊其家欲明明德于家須

先修其身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以其虛靈主宰而言謂之心以其凝聚運用而言謂之身心與身一也修身云者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謂也心本能視發竅於目心本能聽發竅于耳心本能言發竅于口心本能動發竅于四肢聰明者視聽之則言者心之聲四體之動以定命也無心則無身矣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心無形體無從而正纔欲正心卽屬于意意者心之所發心本至善動于意始有善

有不善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誠意云者真無惡而實有善之謂也然所以辨別惡善之機則在于良知良知者是非之心善惡之則不致其知則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云者非若積充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爾致者至也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良知也至之者致也然欲致其知非影響無實之謂是必有其事矣物者事也良知之感應謂之物物即物

有本末之物不誠則無物矣格者天然之格式
所謂天則也致知在格物者正感正應順其天
則之自然而我無容心焉是之謂格物故曰格
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合
內外之道也此自末而歸之于本終而始也蓋
視聽之物格則知視聽之知至而欲視聽之意
始誠言動之物格則知言動之知至而欲言動
之意始誠意誠則有以復其本體心可得而正
矣心正則視聽言動一于禮身可得而修矣士

同其好惡至要至要

庶人以一家爲感感應則謂之家齊卿大夫諸侯以一國爲感感應則謂之國治天子以天下爲感應則謂之天下平是之謂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謂盡性此自本而推至于末始而終也夫良知者性之靈竅千古聖學之宗所謂是非之心好惡之實也好惡必有物誠意者眞好眞惡毋自欺其良知而已正心者好惡無所作復其良知之體而已修身者好惡無所偏著其良知之用而已好惡同于一家則家可齊好惡同于一國

則國可治好惡同于天下則天下可平自誠意以至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好惡之實是非盡之矣是非之則致知盡之矣此至易至簡可久可大之德業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所當從事者是非實有大人之志悟其巧于規矩之外其孰能與于此乎先儒嘗有三綱領八條目之說矣嘗有敬爲聖學始終之說矣嘗有補格物致知之義矣自今言之綱領惟一綱舉則目張領挈則裘順若曰三綱領則將何所施其用乎條目者

功夫先後之次第如環之相連不可以節段分也若曰八條目則將何所陳其數乎實心之謂誠誠即敬也一心之謂敬敬即誠也大學之要在於誠意則不必言敬而敬在其中矣若曰敬以誠意不幾于贅乎蓋其既以格物窮理爲致知則于身心若無干涉故不得不以敬爲聖學之始終而不自知其說之非耳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言修身則格致誠正舉之矣此謂知本此謂知

之至也正所以發格物致知之義實未嘗亡而有待于補也故曰合之以敬而益贅補之以傳而益離此不得已之心也蓋不忍異者先師之本心而道之所在不得不與之異者天下之公學非先師所得而私也世之學者能以虛心觀之不以一毫意必向背介乎其中則聖學庶乎可明而先師之苦心亦可得而諒矣

中庸首章解義

中庸盡性之書子思子懼性學不明于世學者

失其所宗故述其家學首以三言發之因世之人認欲為性故以性歸諸天天命者無欲之體所謂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聖人無欲與天同體無所障蔽無所污染率性而行無不是道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賢人以下不能無欲染有輕重蔽有淺深雖欲率性而行為欲所碍不能即達必須遵道而修以通其蔽而滌其染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性曰天性則道曰天道教曰天教中庸為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故曰自

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一念獨知不容自昧若天有以啟之故曰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由教而入者由諸此而已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道中而已過與不及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覩不聞道之本體所謂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也道虛而已戒謹恐懼修之之功無間于動靜致虛所以立本也不覩雖隱不聞雖微而實莫見莫顯隱卽費而隱之隱微卽

微之顯之微莫見莫顯卽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故君子必愼其獨者申言不可不戒懼之意非加謹也謹于一念獨知之微正所以奉行天敎也未發之中性體也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道修而性復矣戒懼愼獨而中和出焉是也未發之中非對已發而言卽感而寂非寂而後生感也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宰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爲天地立心而天地于此乎位矣爲萬物作宰而萬物於此乎育矣

此修道之極功也先師謂子思括大學一書爲中庸首章戒懼愼獨者致知格物之功所謂誠意也未發之中正心邊事中節之和修身邊事中和位育者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盡性以至于命也此易簡直截之旨一貫之宗傳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聖人立人極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說者并指蜂蟻虎狼爲率性之事似爲戲論禮樂刑政既以屬之教矣由教而入者乃舍此而別有戒懼愼獨之功似爲剩法以不覩

不聞爲靜存莫見莫顯爲動察則非動靜無端之功以隱爲暗處微爲細事則非顯見相乘之義未發之中由戒懼而得不可謂常人俱有先師嘗有病瘧之喻矣常人亦有未發之時乃其氣機偶定非大本達道也戒懼之内更有可約即爲着空謹獨之外更有可精即爲緣物中和原是一道以心氣分屬天地萬物或失則支聖學只論見在功夫以效驗求位育或失則溺凡此數端皆顯然同異可指之迹善學者當知所

辨矣。昔者明道見人觧中庸笑曰只怕連天命之性便錯起了。予豈敢妄議儒先聊述所聞與諸賢共商之吾輩不務自修自復實體諸身徒騰口說以咨同異得罪於儒先亦甚矣

先天後天解義

或問伏羲八卦文王八卦布列方位逈然不同何耶於義而云爾也先生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非人力之所能為後儒特未之深察耳夫伏羲八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謂之四正震兌巽

艮則居於四隅此存體之位先天之學也文王八卦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謂之四正乾坤艮巽則居於四隅此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先後一揆體用一原先天所以涵後天之用後天所以闡先天之體在伏羲非有待於文王在文王非有加于伏羲也上下左右四正相交四隅不相交交者變其卦體不交者易其方位乾下交於坤得其中爻而變爲離坤上交於乾得其中爻而變爲坎離爲火西交于坎火主炎上而變爲

震坎爲水東交于離水主潤下而變爲兌離居乾位而上交之坤遂置於西南坎居坤位而下交之乾遂置於西北坤旣居巽之位則巽不得不移置於東南乾旣居艮之位則艮不得不移置於東北故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也吾人處於天地之間上爲乾下爲坤離爲日生於東坎爲月生於西艮爲山奠於西北兌爲澤滙於東南震爲雷奮於東北巽爲風起于西南八卦成列此寂然不動之體即所謂先天也上下無常

剛柔相易山澤以氣通雷風以形薄八卦摩盪此感而遂通之用即所謂後天也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於六虛後天奉時以復於先天也坎者陰中之陽命宗也離者陽中之陰性宗也而其機不外于一念之微寂感相仍互爲體用性命合一之宗也吾人可以觀學矣聞者憮然曰旨哉言乎今而後知造化之爲學也

河圖洛書解義

或曰河圖爲順洛書爲逆一順一逆造化之機
圖書五皆居中一皆居下造化示人之精蘊則
旣聞命矣敢問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大禹則洛
書以敘疇其義何所當也先生曰易曰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皆可以畫卦也天地
之間不過一陰一陽五行而巳陰陽之變不可
勝窮陰陽之純則爲乾坤陰陽之雜則爲六子
若曰某點爲奇畫爲某卦某點爲偶畫爲某卦
一一比而則之則幾於泥矣五行有氣有質皆

藉於土天一生水水之氣也一得五而爲六水之質始成以至地五生土土之氣也五得五而爲十土之質始成五行者陰陽之變化也至于洛書所陳九疇皆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每疇之首不過以數起之與所叙之疇絕無關涉書曰鯀汨陳其五行天不畀洪範九疇禹能嗣興治水成功天始錫之此其證也若曰羲禹畫卦叙疇之時河馬洛龜適至聖人因而驗之如嶰谷律呂協於鳳鳴或如春秋成而麟出以呈

其端理或有之昔儒謂兎徵物也可以起數乃知聖人胸中自有全經固不在於紛紛點畫之盈縮以爲分合奏補也若以後天圖配洛書則四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成之妙也故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或虛其中或總其實河圖固可以畫卦亦可以叙疇洛書固可以叙疇亦可以畫卦庶幾不失圖書之本旨於學思過半矣

易與天地準一章大旨

天地間一氣而已易者日月之象陰陽往來之體隨時變易道存其中矣其氣之靈謂之良知虛明寂照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所以準天地而彌綸之者必有本以出之非徒法象相示而已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生死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知者良知也致良知所謂說所謂情狀可不言而喻矣天地之道知仁而已仁者知之不息非二也痿痺則爲不仁靈氣有所不貫也不違不過不流樂天而不憂安土

而能愛莫非天則之自然良知之順應也範圍者良知之極於大而非蕩也故不過曲成者良知之體乎物而非滯也故不遺幽明生死鬼神即晝夜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變動周流不爲典要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纔有典要即著方體不可以適變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以至于命一也分爲三事則支易心易也以易爲書則泥是皆未明于大易之過也善學者

能於一念入微求之得其所謂虛明寂照一體之機易不在書而在於我可以卧見羲皇神游周孔之庭大丈夫尚友之志也

艮止精一之旨

艮其背三字是孔子提出千聖立命真根子艮止也艮其背止其所也耳目口鼻四體諸根之用皆在于面惟背爲不動故以取象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四體之于安逸有自然之生理故曰性也然有命焉立命所以

錯會

妙妙

盡性也目之視色如以指視則目不爲色所引而視止于明矣耳之聽聲如以指聽則耳不爲聲所引而聽止于聰矣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立命之符也陰陽和則交不和則不交艮止上下陰應於陰陽應於陽應而不和若相敵然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惟得其所止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忘已忘物而無咎也天地之道一感一應而已和則交謂之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絶應和應凡夫俗學也絶應二乘禪學也應

而不與不墮二見謂之敵應吾儒聖學也背雖不動五臟皆繫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背爲之輸故曰盎於背是以無用爲用也知無用之用則知無知之爲知矣艮之大象復以思不出其位發之其旨尤微艮之爲卦上下皆山故有兼山之象六子者乾坤之用雷風水火與澤皆有往來之義惟艮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止之象也艮非無心同於木石心之官以思爲職所謂天職也位爲所居之位不出其位猶云止其所也

不出位之思謂之無思之思如北辰之居其所攝持萬化而未嘗動也如日月之貞明萬物畢照而常止也思不根於心則爲憧憧物交而引便是廢天職洪範五事貌言視聽皆本於思思曰睿睿作聖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不可以有無言着于無謂之沉空着于有謂之逐物無思而無不通何思何慮常寂而感千聖學脉也睿爲良知心之良知是爲聖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知非者應用之迹無是無非者良知

要緊

之體也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本虛而妍媸自辨妍媸者照之用也以照為明奚啻千里夫萬物生于無而顯于有目無色然後能辨五色耳無聲然後能辨五聲口無味然後能辨五味鼻無臭然後能辨五臭良知無知然後能知是非無者聖學之宗也非深於易者其孰能知之

或謂先生之論學玄矣稽諸六經四書何所當也先生曰書云道心惟微微者心之體語其功謂之不睹不聞究其至謂之無聲無臭精者精

此也一者一此也雖天地不能使之著聖人不能使之著是謂玄德若曰微者著即墮聲臭滯聽聞非虞廷精一之傳矣穆穆文王其德不顯不識不知所以順帝則也若曰豈不顯哉文王之德則非文王之所以文也禮曰儼若思敬德之形容徹動靜通有無聖學之要也或以時言或以正顏色而近信分疏之淺之乎其爲解也樂之實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不知之樂乃爲真樂古人之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哀樂相生正

空空 如如

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知也者空空也無聖無凡孔子之空空與鄙夫之空空一也兩端者良知之是與非也叩兩端而竭則是非忘矣孔子稱顏子曰回也庶乎屢空柴愚參魯師辟由喭皆滯於有不能空也子貢不受命以多識爲學自外而入若貨殖然億而屢中不知空也故孔子每以回賜並舉而進之弗如之與乎欲無言之誨所以儆之者屢矣賜終

疑而未知使學可以言傳而得則凡及門之士皆可以爲顏子惟其不可以言傳故雖穎悟如子貢亦不能使之悟也濂溪主靜無欲歸於無極明道定性無事本乎兩忘蓋幾之矣陽明先師生千百年之後首倡良知之說以覺天下上溯濂洛以達於鄒魯千聖之絕學也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人知良知之爲知而不知無知之所以爲知也神道設教人知神之爲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爲神也虛以通變不爲典要寂以通

感不涉思爲是即顏氏所謂屢空孔子空空之旨也世之學者泥於典要思爲昧夫虛寂之體反閧然指而非之洞庭之樂聞者驚耳無怪其然也

天根月窟說

或問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此是堯夫一生受用底本所謂竊弄造化也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爲天根所謂復也乾遇巽爲月窟所謂姤

也震為長子巽為長女長子代父長女代母乾坤先天也自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自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剥以至於坤由後天以返於先天奉天時也根王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窟王閉藏鼓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古之人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造化非外也一念初萌渙濛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復者陽之動也當念攝持翕聚保合不動于妄謂之姤姤者陰之靜也一動

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即謂之復。成之者性。即謂之姤。復與姤。人心人所同具。百姓日用而不知耳。顏子擇乎中庸。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無祇于悔。所謂復也。能擇而守。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姤也。復者。陽乘陰也。姤者。陰遇陽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蕩而藏不密。知姤而不知復。則獸陰易滯而應不神。知復知姤。乾坤互用。動靜不失其時。聖學之一脉也。堯夫所謂丸。即師門

所謂良知萬有生於無知無知為無知之知歸寂之體即天根也萬物備于我物為無物之物應感之用即月窟也意者動靜之端寂感之機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此孔氏家學也問曰堯夫之學似即孔門之學而明道不以為然者何也先生曰堯夫亦是孔門別派從百源山中靜養所得然則程門見學者靜坐嘆以為善學又何也先生曰此古人立教苦心學絕教弛吾人從生以來失其所養思慮內營聲利外汩逐境流

注常失于動而不自覺不得已教之靜坐遣慮息緣使精神漸知向裡窺見本來虛寂之體而後道可幾也吾嘗喜從靜中攝養收其放心從事於德性之學未必非入道之因對病之藥也

性命合一說

性與命本來是一孟子論性蓋本于繫辭繼善成性之說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纔有性之可名卽已屬在氣非性之本然矣性是心之生理性善之端須

從發上始見惻隱羞惡之心即是氣無氣則亦無性之可名矣凡聖賢立言皆爲救世而發春秋之時性學不明世人以欲動處爲性故孔子提出天命之性以示人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欲爲性即非自然之生理矣戰國之時告子以食色爲性以誘于所遇爲命故孟子從性命重處立法以示人正是性命合一之宗世儒分屬氣質義理便非合一之謂矣甘食悅色人之所欲是性然却有個自然天則在若一向任

了欲去不成世界立命正所以盡性故曰有命焉論性而不及命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于父子天合自然是命然父子天性所當親若一向諉于自然也不成世界盡性正所以至命故曰有性焉論命而不及性君子不謂之命也告子認欲爲性以耳食悅色爲生理而耳之說之昧了天則之自然便是不知命諉命于遇以白爲長爲自然而白之長之昧了本心之生理便是不知性一則推夫天理之自然一則本諸自然之

生理使人從重處用力以歸于合一之宗此是孟子立法最善形容處非性待命補命待性拙故欲分而二之也

孟子告子之學

千古聖人之學只是箇不動心學者只是學箇不動心舍不動心之外無學也然不動心之道有二有自得而不動者有強制而不動者差若毫釐其謬乃至千里此古今學術大界頭處不可以不辨也

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是申明集義所生也義外是申明義襲而取也正所謂毫釐之辨王伯之所由分也後儒訓集義謂事皆合義正是說了義襲功夫而集義之旨遂亡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卽所謂義襲也孟子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卽所謂集義也毫釐之辨辨諸此而已

二者一般莫生分別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師謂必有事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着實致良知

則自無忘之病不必更說勿忘無將迎意必之私則自無助之病不必更說勿助勿忘勿助只是集義調停火候之節度若會却必有事專在勿忘勿助之間亦猶正當處先師煮空鐺之喻可以自悟矣

告子不得於言而曰我知言告子不得於氣而曰我善養浩然之氣知言養氣雖是孟子所長亦因告子之病故發此藥以救之若知致良知之學時時戒慊於心安有不得於心之病心通

於道又安有不得於言之病此孔氏之的傳也孟子與諸子則曰姑舍是於伯夷伊尹則曰不同道及其自許唯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毫釐辨決昭若指掌自今觀之所舍者何義所不同者何道所願學者何事可以不言而喩矣先師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千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猶與要法思爲終身溺於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鬨然指以爲異聖學何由而明乎

養氣章後即以王伯繼之不爲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爲生者義襲也狂狷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爲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驩虞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譽爲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蓋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正誼明道即是集義謀利計功即是義襲自聖學不明道義之風日微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殆千百年於茲苟不從一念入微處察識誠偽求慊於心求通於道縱使擬議卜度盡將古人行過好事輳貼身上行持以為集義正墮在義襲窠臼名為宣暢光復適足以增伯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不可復覩其亦可哀也已所幸良知在人千古一日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此是挽回世界大機括非夫豪傑之

主無所待而興者將誰與望乎

致知難易解

或問致知難易因舉念菴收攝保聚之說請正

先生曰致知之功非難非易襲於其易則忽而無據狃於所難則阻而鮮入善學者默體而裁之求所以自得焉可也世之談學者其言曰無事襲取之勞而爽然以為固有不假纖毫之力而見然以為天成念菴子懼其傷於易也倏忽變化將至於蕩無所歸故為收攝保聚之說以

挑之其意以爲日月之貞明人皆仰之至其所以生明未有測其然者觀之於夕群動息矣然後眞機囬復而爲朝覲之於晦六陰窮矣然後眞陽逆受而爲朔蓋藏不密者用不章畜不極者施不普收攝保聚乃所以爲復爲逆培其固有貞明之體而達其天成之用也世之學者任作用爲率性藉測億爲通微倚討度爲經綸執知解爲覺悟良知所存亦已無幾盍亦從事於收攝保聚無以爽然充然者自盡焉可也此念

磨苦心也雖然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以人爲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其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脉也雖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外未嘗不加困勉之功但自然分數多故謂之生知安行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知安行之本體但勉然分數多故謂之困知勉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

意識解

予贈麟陽趙子有意象識神之說或者未達請究其義予曰人心莫不有知古今聖愚所同具直心以動自見天則德性之知也泥於意識始乖始離夫心本寂然意則其應感之迹知本渾然識則其分別之影萬欲起於意萬緣生於識意勝則心劣識顯則知隱故聖學之要莫先於絶意去識絶意非無意也去識非無識也意統于心心爲之主則意爲誠意非意象之紛紜矣識根於知知爲之主則識爲默識非識神之恍

忽矣譬之明鏡照物體本虛而妍媸自辨所謂天則也若有影迹留於其中虛明之體反爲所蔽所謂意識也孔門之學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德性之知謂之屢空空其意識不遠之復也子貢多學以億中以學爲識以聞爲知意識累之也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知此則知先師致良知之旨惟在復其心體之本然一洗後儒支離之習雖愚昧得之可以立躋聖地千聖之秘藏也所幸良知在人千古

一日譬之古鑒翳于塵沙明本未嘗亡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存乎其人也

三戒述

孔子云君子有三戒人之幼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夫色非徒牀幃情慾之謂凡境之所遇物之所觸有形可見者皆色也少年血穉氣柔易於緣境逐物知戒則境兢兢常爲主不爲境遷不爲物引嬰兒而有大志如乳獅之處群而不亂如日之初升而群暗不迷也及其長也血氣方

剛戒之在鬬夫鬬非徒攘臂用壯之謂凡才能藝術與物爲兢常懷欲上人之心皆鬬也壯年血盛氣充易於改作凡事可以力勝知戒則卑自持虛中以來天下之善如群龍之無首如水之潤下遇曲隨直而無所礙也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夫得非徒殖貨懷貲之謂凡一生幹當可便其身圖者皆得也老年血氣耗泄鼓舞已倦必得爲足不肯舍之以圖遠業知戒則精神常自奮一息尚存不忍以姑恤自恕

如金之愈鍊愈剛如天之健行而不息也夫隨時而變者血氣也所以主乎血氣者性之靈也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變而未嘗變也若此者莫非真性之流行未嘗有所强蒙養以貞可證聖功自能宰萬物而不擾謙光巽入自能處乎萬物之下而不爭恒德日新憤樂相生自不知老之將至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通乎晝夜而知此孔氏家法也故中庸復性以戒爲首戒懼而中和出焉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此位

萬物此吾學問之極功也吾人生於天地之間與萬物同其吉凶自少而壯而老未嘗須臾離也君子之學不日進則日退從欲好勝習之難除由前二戒乃吾人對症藥物或爲先事之防或爲臨事之警所當隨時修服不容自已者也不肖年已望八百念盡灰業不加修徒負初志由後一戒區區所當自力以收桑榆之功不敢以耄而自棄也

憤樂說

先生過嘉禾諸友會宿于東溪山房請問憤樂之義先生曰此是夫子終身受用之實學知夫子之樂則知夫子之憤知夫子之憤則知夫子之樂憤是求通之義樂者心之本體人心本是和暢本與天地相爲流通纔有一毫意必之私便與天地不相似纔有些子邪穢渣滓攪此和暢之體便有所隔礙而不能樂發憤只是去其隔礙使邪穢盡滌渣滓盡融不爲一毫私意所攪以復其和暢之體非有所加也憤樂相生勉

焉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夫子至誠無息之學譬之于目自開自闔原是快快活活原是樂纔爲些子渣滓所礙便不快活便入于苦欲復本來開闔之常惟在去其渣滓而已亦非有所加也請問夫子由志學以至從心當不踰矩之時還有憤否先生曰學在立志行不越其所思志定而後可以言學夫子十五志于學至于三十而始立立者志立也未至于立還有私意纏繞在必須發憤以去其私能立便是樂四十而

不惑者志無所疑也未能不惑必須發憤以釋其疑不惑便是樂五十而知天命志與天通也未能與天相通必須發憤以通其微知天命便是樂六十而耳順志忘順逆也順逆尚存必須發憤以秪于忘耳順便是樂雖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只是志到熟處未能從心猶須發憤以入于神化所欲不踰矩便是樂此志朝乾夕惕老而不倦憤是天然之勇樂是自然之和暢故曰憤樂相生此夫子至誠無息同天之

學也然此樂人人之所同有但衆人蔽於私意失其本心便與聖人不相似亦便與天地不相似夫子又曰不憤不啟以此自考亦以此教人不厭不倦成已成物性之德也顏子能竭才欲罷不能便是顏子發憤處故能服膺不改其樂所謂大勇也吾人欲尋仲尼顏子之樂惟在求吾心之樂欲求吾心之樂惟在去其意必之私蕩邪消滓復還和暢之體便是尋樂真血脈路

問曰時習而悅朋來而樂悅與樂有二義否先

生曰學者覺也覺與夢對時習是常覺不時學而時習則欲罷不能而悅之深矣悅乃入樂之機樂是萬物同體之公心朋自遠來得英才而教育之是遂其同體之願故樂然此樂原無順逆無加減故人雖不知而無所慍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聖修之極也遯世而人以爲是賢人以下皆能之惟遯世而人不以爲是則非之者至矣若是而能無悶非聖者不能也蓋根愈深則華愈歛德愈潛則迹愈混故曰知我

好

者希則我貴矣吾人在世所處不同惟有順逆
二境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得志則澤加于民不
得志則修身見于世故明此在上則爲伊傅明
此在下則爲孔顏各現自盡以成其德業未嘗
有所意必而動于境也

政學合一說

君子之學好惡而已矣賞所以餙好也罰所以
餙惡也是非者好惡之公也良知不學不慮百
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是非之則也良知

致則好惡公而刑罰當學也而政在其中矣大學之道自誠意以至于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心之正也無作則無僻矣身之修也好惡公於家則爲家齊公于國與天下則爲國治而天下平政也而學在其中矣明道云有天德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獨知無有不良能慎獨則天德達而王道出其機在於一念之微可謂至博而至約者矣

天心題壁

先師嘗有備物養生借物請客之喻以養生爲主客有至者出其緒餘即可以請客以請客爲主則養生之計疎矣士之於舉業猶農夫之於農業伊尹耕於有莘以樂堯舜之道未聞農業與堯舜之道爲兩事也夫士在學校則有舉業及居官則有職業爲宰輔則有相業懸車而歸則有山林之業隨其身之所履而業生焉乃吾進德日可見之行也只緣世人看得舉業太重

故與德業相對而言。惟其看得太重。非此不足以發科第。遂其所欲。是以得失之念。營營在心。終日傍人門戶。學人見解。隨人口吻。脚根剽竊餖飣以圖詭遇。自己天聰明。做主不起。反被蔽塞埋沒。無從出頭。其不自信亦甚矣。夫舉業一藝耳。志於道。則心氣清明。不惟德修而業亦可進。志於藝。則心雜氣昏。德衰而業亦不進。孰輕重也

先師云。心不可以二用。今一心在得。一心在失

一心在文字是三用矣終日佔俾況吟精神恍惚寧有佳思學者可以自考矣此件事本自明白易曉但人習於常見聞之而不知耳若曉得講學做工夫時時愛養精神時時廓清心地不爲諸般外誘所侵奪天機時時活潑時時明定終日不對卷便是看書一般終日不執筆便是作文一般觸機而動自無凝滯以我觀書不爲法華所轉如風行水上不期文而文生焉不肖未敢爲已試之方蓋嘗折肱於此者也今人荒

廢舉業者緣不曾在心地上打疊未免奪於外誘雖暫時清潔如水上浮萍隨打隨合不得受用若肯專志在心地上用功天聰明做得主起自家精神到處平満經綸位育大業將自此而出舉業特其餘事耳昔人謂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學者可以自悟矣就是世間舉業亦有兩般有上等舉業有下等舉業吾人講學去做舉業不惟不相妨原是有助不惟有助原只是一件事言不可以偽爲言之精者爲文若時時

打疊心地潔淨不以世間鄙俗塵土入于肺肝。以聖賢之心發明聖賢之言自然平正通達紓徐操縱沉着痛快所謂本色文字盡去陳言不落些子格數萬選青錢上等舉業也若不自信自己天聰明只管傷人學人爲詭遇之計譬之優人學孫叔敖改換頭面非其本色精神縱然發了科第亦只是落套數低舉業有志者所不屑也明道十五六時聞濂溪之學便棄舉業及至弱冠又發了科第此是上等舉業榜樣所謂

深山之寶得於無心也明道嘗云吾於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是要字好所學又何事耶予亦曰吾於舉業時甚敬非是要舉業好只此是學大丈夫事可當兒戲諸君思繹之毋忽

予謂終日不對卷不執筆非是教人廢讀書作文也讀書作文原是舉業之事讀書有觸發之義有栽培之義有印證之義以此筆之於册謂之文就時文格式發吾所見之義則謂之時義

只此是學故曰不患妨功但恐動於得失爲學之志反爲所奪耳看刊本時文徒費精神不如看六經古文六經古文譬之淳醪破爲時酒味猶深長若刊本時文巳是時酒中低品復從其中討些滋味爲謀益拙矣所云言不可以僞爲乃是不誑語豈有世俗心腸能發聖賢精微之蘊者乎凡讀書在得其精華不以記誦爲工師其意不師其辭乃是作文要法古人作文全在用虛舒徐操縱開闔變化皆從虛生行乎所當

行止乎所不得不止此是天然節奏古文時文皆然予望人人做聖賢乃復叨叨以舉業爲說只緣朋友中所重在此所謂隨方解縛法也象山古人闢邪說以正人心予只闢得時文自今觀之真可一笑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四